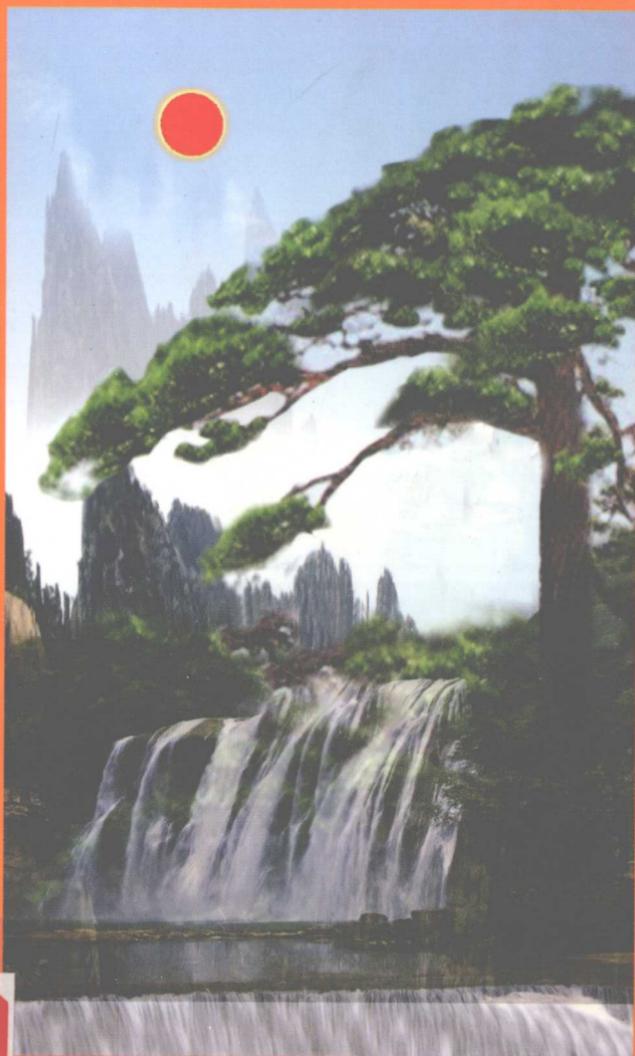


三
千
诗
词
选

陈柏松 著



中华诗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千诗词选/陈柏松著. —中华诗词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988 - 23613 - 3 - 1

I . 三… II . 陈… III .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1272

中华诗词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945 号

三千诗词选

作 者:	陈柏松
责任编辑:	舒湘
出 版:	中华诗词出版社
电子信箱:	zhsc�bs@sohu.com
发 行:	中华诗词出版社有限公司
规 格:	850×1168 毫米
开 本:	32
印 张:	7.3
印 数:	0001 - 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23613 - 3 - 1/I. 1052
定 价:	18.00 元



三千先生传（代序）

三千先生者，姓陈，名柏松，乳名百顺，号三千也。先生之号曰三千，始非先生自号也。盖因先生自束发受诗至而立考研之年已能背诵中国古代诗词三千余首，故当时之同学少年，即多以三千直接称呼先生，先生亦乐而受之也。后来，三千二字在先生意识中反复出现：司马迁于《史记·孔子世家》中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又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佛教语有“三千大千世界”：谓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郭，是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合起来就是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就是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合起就是大千世界。总称三千大千世界。又佛经《妙法莲花经》中曰：“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种，假使有人，磨以为墨，过于东方千国土，乃下一点，大如微尘。又过千国土，复下一点，如是辗转尽地种墨”。先生因有白话诗曰：“在三千大千世界中/我愿磨以为墨，大如微尘/再过东方千国土/辗转尽地种下爱心/这微尘中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宇宙间数也数不清的自然万物与日月星辰/如果人类能回

归到她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时期/我愿象古希腊荷马一样，背起竖琴/做一个行吟诗人”。因之，先生遂也自号曰三千，不亦得其正，适其所，应其顺，会其成乎！是以先生将其诗集命名曰《三千诗词选》。

先生尝告余曰：“我一生行事，可用屈原《离骚》中四句诗来概括，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曰：“此言何谓也？”余以为只需将先生之生肖姓名与其进德、敬业、修身之诚信，合而观之，即可知之矣。先生名曰柏松。而柏松者，在中国历代诗文中常与雨雪风霜为伴，苦独孤寒为伍；而悬崖峭壁，幽谷深涧为其生活之环境。如《论语》中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汉建安刘桢《赠从弟》诗有：“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雪正惨凄，岁暮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陶渊明《饮酒》诗有“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南朝左思《咏史》中有“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唐代李白有“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杜甫有《古柏行》：“孔明庙前有古柏，柯如青铜根如石”。“落落盘居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现代陈毅元帅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毛泽东主席也有：“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度仍从容”。而现代

戏剧《沙家浜》中也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巍然屹立傲苍穹。八百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如此多多，前人之述备矣。松柏之内美本质亦尽在其中矣。先生姓陈。陈字的结构，左边为阜，阜者，土山也。右部为东，东的繁体字是“東”。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曰：“东，动也。从日，在木中”。徐铉注陈字曰：“陈者，太昊之虚，画八卦之所。木德之始，故从木”。由此可知，陈字之意即为太阳从伏羲画八卦山上的树木中升起。试想，即使有“大雪压青松”的残酷现实，但有一轮红日光辉照耀，又何愁积雪不化乎？而先生幼时乳名曰百顺。此正是俗谚所说的：“一顺百顺万事顺，天顺地顺人事顺”之意。再则，先生姓名中陈柏松三字皆从木。木在《周易》八卦中为《巽》卦。木生于地，地在《周易》中为《坤》卦。《巽》与《坤》结合为六十四卦中的《观》卦。《观》卦曰：“大观在上，顺而巽”。又先生之生肖属猴。先生之名字中有二木，二木为林字；合姓东中之木为三木，三木为森；猴在森林中，恰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得其自然矣。然观先生之生肖姓名，命相应缺水。故先生体如老鹿，清癯过人，双目极度近视。唯发黑如染，隐隐透出一股盎然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如今先生年过六旬，两鬓斑白，日感力不从心。先生尝戏谓余曰：“汝前来，敲吾之瘦骨，试听其犹带铜声否？”余闻之，眼中已星星然，不能仰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后期，先生凡二

十年的农村生活,一方面是极其艰苦恶劣的生活环境,一方面是先生天真纯净、积极乐观的心情。先生年甫弱冠,即抱志守恒,谙习诗文。于是,先生遂将荒村老宅中一尘泥渗漏之百年小屋稍加修葺,辟为书斋,自读于此,并自题曰:“陋室潜修”。室外有一棵“龙鳞片片苔藓皮,铁骨铮铮盘高枝”的老榆树,是先生的爷爷年轻时亲手栽下的。远远望去,其冠童童如车盖,其间时有紫气升腾,云蒸霞蔚,萦绕于陋室之上。室中置一床、一桌、一凳、一书架,而其上皆书焉。斋壁挂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大幅画像。桌前悬书字条幅,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晓吟夜不休,苦吟鬼神愁”。先生用以自勉。夏日读于斋中,蚊虫叮咬,扇挥不去。冬夜小斋冷似冰窟,冻得先生浑身瑟瑟发抖。先生即于室中一边来回踱步跺脚,一边运气吟诗暖身,而美其名曰效清代大文豪吴敬梓冬夜绕城漫步“暖足”之典。春秋夜读,室内油灯依依,其光如豆;油烟袅袅,其香如兰。至夜半,四顾寂寥,惟闻小梅花窗外虫声唧唧,如叹先生书声之屏息。先生上床休息,往往是“被翻红浪,香冷金猊”,脑海中反复温习当日所背诵之诗词,辗转反侧,久不成寐。中间有忘却之句,当即点灯披阅之。夜中或早晨醒来,亦复如是。白天先生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或路上家中,口中总是念念有词。此正如唐代大文豪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所描写其学习的情景:“处若忘,行若

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已进入如痴如醉之境界。例如其在拉架子车时，车中总放着中国古代诗词选本，停车时拿出书本读一首短诗或长诗中的几句，拉车走时即反复背诵记忆。这样，先生之身与心一分为二用：其身用力拉车，其心背诵诗词；各行其便，各得其所；身心并用，其人生价值得到了高水平的发挥。特别是在夜中拉车，先生与电线杆上的路灯约定，每走两根电线杆，借着路灯，读一首绝句，过十个路灯背一首律诗。先生常因专心背诵诗词而拉着车撞到电线杆或路边停着的车上。先生如是，书不释手，学而不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能熟练背诵之诗词已累积至三千余首。先生进而攻读中国文学史、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作品选；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基本原理等课程，为后来先生考研打下了坚实基础。

先生之自学也，其目的始也茫然。先生读孔子“学而优则仕”，笑而弃之；读《战国策》中苏秦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而“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的举措，先生钦佩之余而惋惜之；读《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感轲常苦辛”，先生则叹惜良久；至于读李白之“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读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先生自感望尘莫及。惟闻现代伟人周恩来“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之论，大受感动，遂赋《书怀》诗一首以寄意：

中华自古号神州，虎踞龙盘横太道。
五岳巍巍擎四极，百川浩浩贯中流。
英雄拔剑金瓯固，烈士挥刀魔鬼休。
如此江山爱不已，奋身之外复何求！

当时正值动乱年代，“破四旧，反封建”的洪流狂风暴雨似地冲击着中国的各个领域。先生之学与时相违，自然遭到流俗所非议。先生之身，务工务农，为奴为隶；先生之心，于诗于词，作伴作侣。虽为时所弃，但先生之心愈定，志愈坚，情愈诚，意愈笃。先生《悲歌》一诗，正代表其时之心情：

狂风飞雪挟奔涛，为有悲歌出草茅。
一片丹心红似火，满腔热血沸如潮。
拂琴慷慨天地阔，吟啸激昂日月高。
直欲倚天抽宝剑，雄心抖擞舞中宵。

于是，先生把其平生对诗词的挚着，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对时局的忧虑，对自己惨淡的处境，以及种种执着、深沉、坚贞不渝的思想感情，完全倾注到了自己所

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之中矣。先生自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农村。而上世纪后半叶的农业劳动，在很多方面仍然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例如农村当时用的打墙方法，就是《诗经·大雅·緜》中所描写的周人始祖夹板填土夯实法筑墙的。另如铁犁牛耕，锄地割麦，施肥浇水，种瓜种豆等，也悉如从前。先生在农村，凡属农活，先生靡不为之；人不堪其苦，先生却甘之如饴，何耶？先生有诗曰：

读书万卷少，志逐日月高。

田头轩辕里，孰道无英豪！

——《少年行》

特别是先生十多年的拉架子车生活，在其身心深处所打下的烙印，是什么时候也抹不去的。先生拉车，载重达一吨，路程远者过百里。先生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不分昼夜，无论冬夏；也不管是拉脚，还是拉农家肥；一日收工，筋疲力尽。先生于此，从不推托逃避，打滑偷懒。当时，先生在其《拉车行》中是这样描写其拉车的：

汗淋淋，气喘喘，农夫拉车坡中间。

袢绳勒肩头拱地，双手驾辕背朝天。

用尽浑身筋骨力，一步一挪往上攀。

可以想见当时先生身上流出多少汗水：

三尺轩辕天在上，六龙回日汗如山。

——《田园春秋》之三十七

这里先生用幻想夸张的艺术手法，写出其拉车时汗水堆积如山，高入云天。从而挡住了羲和驾六龙为日神赶车的运行轨道，使日神的车子不得不绕路而行。以致先生回到家中，直到第二天早晨，衣上的汗水犹在：

昨日衣上汗，今晨仍未干。

夜来朔风冷，朝起结冰寒。

——《冬晓》

先生如此拼命似地拉车干活，其精神动力究竟是什么？先生于诗中已表露无遗：

汗水随车流昼夜，雄心伴驾走风尘。

——《轩辕八首》

拉车遇到大高坡时是：

雄心鼓起千斤力，壮志飞催一气过。

——《村行》

夜里拉车独行时：

颈上轭横甘辛苦，此心我与牛郎盟。

——《轩辕八首》

夜里穿行在城市楼房中间：

回思杜老广厦句，夜半归来意不伤。

——《轩辕八首》

因此先生：

为有爱心多壮志，敢教华夏数风流。

——《笔耕牛》

那么，先生之壮志雄心又在何处呢？先生写道：

双轮驾日月，鋤下有乾坤。

千古圣人志，一心为庶民。

——《少年行》

生死为人倾尽力，一身于世却无求。

未见普天同凉热，此身誓不稍停留。

——[忆江南]《驾辕牛》

这次第，先生也写出许多热情赞美和歌颂大自然，赞美和歌颂美好人生的作品，例如先生写道：

寒衣初觉贴心暖，知是鹅黄上柳条。

庭前桃李莫酣睡，布谷催春直到家。

——《田园春秋》

这次第，谁不受春气侵扰。

——[声声慢]《春晓》

再如先生写收麦：

十里镰声响不住，家家热灶午炊香。

掬饮溪流当美酒，镰刀声里过端阳。

麦秋时节无落日，一夜镰声响到明。

——《田园春秋》

再如先生写其拉车生活：

暮出南门喜顺风，飞云暗淡夕阳红。

坡滑十里风入足，嗨吼一声凌紫霞。

轩辕自在寝青春，气挟雷霆力万钧。

——《轩辕八首》

由此可见，先生是一位热心肠的人，是一位性情场中的人，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先生尝告余曰：“没有爱心，就没有诗，没有诗人。”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人生宣言。余以为，先生之所以能在当时狂风暴雨式的社会现实中得以活下来，“充满爱心”就是其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阳光、土壤、空气和水。

先生在农村拉架子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到市区拉农家肥。所谓农家肥，即市民的生活垃圾和公厕里的粪便。此为秽物，人人厌恶，个个远离，行人走过也大都掩鼻而去。但是，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垃圾秽物作农家肥，庄稼靠什么生长？如果不积肥，地里不多打粮食，人们吃什么？人们喝什

么？所以先生天天从事这种清理垃圾粪便的活计，其态度不是淡漠、恶心和冷酷，而是积极热情和乐观，例如先生在《新乐府·拉车口号》，中写道：

桶起倾箱入，莫教随处流。

左右闲地少，前后居民稠。

人情厌污秽，爱洁喜清柔。

做活须谨慎，去留两不愁。

意重小心过，箱桶盖紧封。

街旁多民宅，莫使物飞迸。

驾车入闹市，来往行人多。

停步不抢道，待立路旁阿。

庭院行欲入，驾车却回还。

存心绕路走，宁可多转弯。

先生这些行为，表面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是极其平凡的，在有一些人看来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先生不仅做了，且还把它写进了自己的诗中。例如先生拉农家肥时，非常注意作业现场的卫生工作，不使垃圾粪便随意撒落地下；路过闹市区时招呼行人，自己驾车慢步通过，不使

粪箱内秽物撒出车外；于上下班人流高峰时先生干脆等着人潮过去再走；每逢遇到家属院中居民正在用午餐或晚饭时先生就绕路而行等等。这些行为任何劳动手则中都不可能明确标出，也不能简单地用助人为乐的好人好事来诠释。因为这不仅需要一个人的职业道德，更需要一个人的人性、爱心和良知。这一切，先生都在用自己的行为日日实践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先生已步入而立之年，适逢盛世。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先生以“终日乾乾”之三千余首中国古代诗词之底蕴，和近二十年寒窗之苦读，首批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在高文、华钟彦、王梦隐等教授指导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通过论文答辩。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河南省委党校任教。一九八五年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系，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在《郑州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著有《艺文秘府》、《中西诗品》两部专著。一九九六年被评聘为文学副教授职称。二〇〇五年退休。二〇〇八年离开讲台。其中近三十年时间，先生是在杏坛上度过的。

先生于教，别有一段隐情。先生夙愿，本非蟾宫折桂，杏坛设教；实欲在田间地头攀登诗坛之高峰，于架子车辕中高扬诗神缪斯之大旗，肩扛锄头传承风骚之精神，手持镰刀赓续李杜之风韵。先生不意中年步入黉门，按

照学校培养计划,与时俱进,从此先生即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而把写诗填词作为行有余力之事也。先生执教高等学府凡三十年,不仅有其劳绩,而且成就斐然,如今已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在教学上也有其自己显著的特色,约略言之,有以下几点:

启发式,意识流,举一反三,融汇贯通,是先生高校文学讲台授课最突出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学教学法有两大部类:一是古代私塾填鸭式教学法,即认字、背诵、开讲(义理、文法、考据);二是现代学院派分割豆腐干式教学法,即把文学课程分为古代文学(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而且是文学史和作品选各成体系。又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艺理论,美学,写作等课程。这些课程互不干扰,各行其道,专家林立,各司其职,甚至形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硬局面。先生授课则不然,当一篇文学作品一旦出现在先生的授课计划中时,其中最有价值的信息闪光点即有系统有控制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例如先生讲授《诗经·周南·关雎》一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关于此诗的思想意义，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就是其在《天伦三十首》中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首和《观诗随笔》之二、三、四首中所表述的内容。以下略举二首以见意：

《诗经》醇美自天然，华夏童年创世篇。

只有《雅歌》差可似，启蒙木铎振千年。

《观诗随笔》之二

萨福激情唱恋歌，声声《关雎》动山河。

《周南》高奏文明曲，希腊众神惠爱多。

《天伦三十首》之二十五

先生把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诗经·关雎》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中去观察，又同代表西方文化《圣经·雅歌》、和古希腊火热的抒情诗人萨福的爱情诗相比较，从而充分肯定《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式的崇高地位和价值。不过，先生在课堂上重点讲的是构成此诗主体的架构特色：即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从爱上对方，“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到单相思，“求之不得，寤寐思